

桐华  
TONGHUA  
著

# 步步惊心

第一最好不相见，如此便可不相恋；第二最好不相知，如此便可不相思……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CHENGYI PUBLISHING HOUSE

精英天卷  
CS-80001

桐华  
TONGHUA  
著

# 步步惊心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步步惊心:新版/桐华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404-5097-7

I. ①步… II. ①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1803号

**上架建议:长篇小说·言情**

## 步步惊心:新版

作者:桐华

出版人:刘清华

责任编辑:丁丽丹 刘诗哲

监制:一章

选题策划:博集天卷+优阅吧

特约编辑:钟慧崢

营销编辑:布狄

封面设计:熊琼

版式设计:付莉 崔振江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520千字

印 张:39

版 次:2011年9月第1版

印 次: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5097-7

定 价:38.00元(全二册)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84409925)

从喜生忧患，从喜生怖畏；  
离喜无忧患，何处有怖畏？  
从爱生忧患，从爱生怖畏；  
离爱无忧患，何处有怖畏？  
是故莫爱着，爱别离为苦。  
若无爱与憎，彼即无羈缚。

步  
惊  
心

目 录  
Contents

下

- 001 / 第一章  
有情终古似无情
- 015 / 第二章  
行尽处，云起时
- 031 / 第三章  
知己把酒话从容
- 045 / 第四章  
雷霆怒，痴人愿
- 059 / 第五章  
恩怨两边哪堪计
- 071 / 第六章  
相忘谁先忘
- 085 / 第七章  
祸福从来不可期
- 093 / 第八章  
心安即归处
- 109 / 第九章  
喜生忧，爱生畏
- 121 / 第十章  
相逢犹恐是梦中
- 139 / 第十一章  
不许孤眠不断肠
- 157 / 第十二章  
一缕芳魂归青山
- 169 / 第十三章  
姹紫嫣红开遍

步步惊心  
目录  
Contents

- 187 / 第十四章  
何不相守慰寒影
- 199 / 第十五章  
不悔情深恨匆匆
- 219 / 第十六章  
难抛往事一般般
- 229 / 第十七章  
头白鸳鸯失伴飞
- 239 / 第十八章  
曷不委心任去留
- 245 / 第十九章  
离别苦，相思念
- 255 / 第二十章  
花落人亡两不知
- 267 / 第二十一章  
后记
- 277 / 番外一  
杏花、春雨、少年笑
- 283 / 番外二  
一窗明月满帘霜
- 289 / 番外三  
寒梅落，泪随风
- 299 / 番外四  
九重三殿谁为友
- 307 / 番外五  
往事哪堪再回首

## 有情终古似无情

我心中郁悒，每日左思右想，病好得更加慢，且时有反复，待全好时，已经是十月底了。

这是自一个多月前生病后，我第一次当值，心中颇为忐忑，待得王喜通知说“万岁爷下朝了”，我几次三番都有冲动让秋晨去奉茶，我只想躲开，但终是理智控制着自己，和秋晨捧了茶盘进去。

侍立在外的太监看我来，忙打起帘子。眼光扫了一圈，三阿哥、四阿哥、八阿哥、九阿哥、十阿哥、十三阿哥、十四阿哥等都在座，我深吸了口气，定了定心神，轻轻走进去。

屋中一片寂静，康熙正在侧头凝思，我把茶盅置于案上，躬了身子行礼。康熙一直未曾看过我一眼，我心下微松口气，转到三阿哥桌旁奉茶。一圈茶奉下来，几个阿哥都是正襟端坐，目不斜视。我自始至终低垂着头，视线只集中在眼前一块。

出暖阁后，快步走向耳房，放了茶盘，我这才长出了口气。待心神静了下来，又不禁想，他们在商议什么？为什么个个表情凝重？

等两日后康熙颁旨，才知道当日为何气氛那么沉重了。“以殷特布为汉军都统，隆科多为步军统领，张谷贞为云南提督。”全是手握兵权的重要位置。八阿哥率先发难，却是四阿哥的人隆科多掌握了这个负责京城安全的重要职位，在众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，四阿哥的这一枚重要棋子已经渐渐布好了。

脑中正在仔细琢磨，忽地想起我曾经提醒过八阿哥，要他防备隆科

多。如果他对我的话上了心，那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八阿哥应该知道四阿哥和隆科多的关系，即使现在他们来往并不亲密，甚至隆科多和四阿哥为了避嫌，还有意疏远对方。我这样做，是已经掀了四阿哥的一张重要底牌吗？

脑中开始迷糊，模糊的历史和现在的实际情况，让我本就看不透的局越发难懂，只得作罢，仔细想想自己何去何从。

现在不得不相信一点，我是逃不过被指婚的命运。苏麻喇姑抗旨不嫁后可以安然留在宫中，那是因为康熙对她感情特殊，愿意容忍她。而我如果抗旨，恐怕康熙绝对不会让我日子好过的，也许真就是三尺白绫的下场。

可康熙究竟会把我指给谁呢？太子爷，从现在起，他就会麻烦不断，直到被废，所以他排除。

现在的局面，只有两种可能，康熙要么把我指给一个中立派的人让我远离夺嫡风波，要么把我指给他心中看重的人，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他心中认定的未来皇帝或他的追随者。

仔细分析后，再一一排除，却还是有多种可能，再加上朝堂中我不熟悉的大臣，最后发觉，我如果想凭借排除法找出答案是不可能的了。康熙心思深沉如海，我虽跟在他身边多年，却仍然无法看出端倪。

其实，四阿哥、八阿哥、十四阿哥早已给我指明了路，我唯一的出路就是与其等着康熙给我指婚，最终结果难料，不如自己选择，至少可以保证避免最坏的结果。

想到太子，全身又是一阵恶寒，禁不住撑着头，长叹口气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古人十六七就成婚，如今与我年龄适当的男子，个个都是已有娇妻美妾，原来我也就是做小老婆的命。

选谁？

八阿哥肯定不行！以前或许还可以，但是苏完瓜尔佳王爷的一块玉佩让我身份尴尬。康熙一废太子后又对八阿哥深为忌惮，现在是绝对不会把我指给他，让他的势力继续扩大。

十三阿哥肯定不行！虽说敏敏已经要嫁做他人妇，可若让她知道我要嫁给十三阿哥的话，只怕当年我劝她的话都变成别有居心，我不想失去这个朋友。再说，十三阿哥也肯定不会同意，自从我带他去荷塘找过四阿哥后，他已经把我视作四阿哥的人，否则也不会用九阿哥来试探我。

十四阿哥也不行，他现在还是八爷党的人，一则康熙不会同意，二则他自己为了八阿哥也绝对不会要我的。



想了一圈，各人的心思、康熙的心思、他们的利益纠葛，越想越乱，越想越无所适从，最后觉得何必如此麻烦？既然想遮风挡雨，索性找那棵最大的树去靠不就行了，反正他也愿意娶。然后以后的事情再走一步说一步。



我拿起簪子，瞅了半天，四阿哥这么喜欢木兰，究竟出自什么寄托？“朝搴阨之木兰兮，夕揽洲之宿莽。”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他是像屈原一样认为自己内在芬芳吗？还是觉得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不得施展？

我仔细插好簪子，端详了下，忍不住讥笑起来，以为自己永远不会用的，却不料这么快就插在了头上。

待得四阿哥和十三阿哥出来时，我盈盈上前请安。十三阿哥笑着让我起来，四阿哥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，凝视着我头上的簪子，转而又打量我的神色。我嘴角含着笑，静静立在一旁，任由他打量。十三阿哥看我们神色异常，也不出声，只在一旁若无其事地站着。

四阿哥看了我一会儿，举步前行，十三阿哥和我随后跟着。待行到僻静处，他转身站定，看着我。十三阿哥走开了几步，在远处打量着四周。

我低着头站了好一会儿，他却一直不说话，我只得强笑道：“四王爷应该已经明白奴婢的意思了。”

四阿哥道：“你找我，是让我来猜谜的吗？”

我长吸了口气，打起精神笑道：“说得是，那奴婢就直说了，奴婢是来求四王爷娶奴婢的。”

他道：“原因？”

我叹口气，笑道：“王爷不是劝过奴婢吗？与其不切实际地幻想，不如找一门自己相对满意的婚事。经历了太子之事，奴婢觉得王爷说得很有道理，所以决定从善如流。”

他问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

我道：“王爷是想听假话，还是真话？”

他嘴角扯了扯：“假话如何，真话又如何？”

我道：“假话就是，王爷对奴婢青眼有加，奴婢心中惶恐感激，只求侍奉于王爷身旁，以报万一。”说着自己笑了起来，他却脸色严肃，目光

冷淡，一丝笑意也无。我忙肃了肃面容，接着道：“真话就是，这次虽然侥幸逃过一劫，但下次可就难说了。如果嫁给太子爷那种人，不如真的死了算了，可我却贪恋红尘，不愿意那么早就香消玉殒，所以只能拣一个高枝赶紧落下，避开未知的风暴。”

他嘴角带着嘲弄，好笑地看着我。我被他看得全身毛骨悚然，忙撇开目光。他道：“你怎么就肯定，我愿意让你攀上这个高枝呢？”

我愕然地看着他，他眼里嘴角俱是嘲笑。我愣了好一会儿，无力地问：“王爷不乐意娶我？”

他笑道：“是，我不乐意娶你。”

我看他神色嘲弄，不禁捂着嘴，苦笑了起来，我还真是太高估自己了，以为送了项链、送了簪子就肯定愿意娶的。笑了一会儿，恼羞成怒，转身就走。

他在身后问：“你还打算去找谁呢？十四弟吗？给你句实话，现在没有人敢娶你的。”

我停住脚步，思索了会儿，转身走向，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他敛了笑意，道：“太子爷为什么会突然要你？现今看来，苏完瓜尔佳王爷的玉佩是一个原因，他娶不了敏敏，如果娶了你，至少和蒙古的关系也是一个缓和。再则，佐鹰王子去年八月一路追逐敏敏而去，连自己部落都不回，整日和敏敏耗在一起，一待就是一年。让伊尔根觉罗大王子讥笑说‘见了女色就昏头，难成大器’，佐鹰却趁其不备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搜集了大王子私自敛财、假造账目和买通伊尔根觉罗王爷近侍监视王爷的罪证，打破了伊尔根觉罗王爷对大王子的信任。以佐鹰的权术计谋，加上苏完瓜尔佳王爷的支持，将来伊尔根觉罗族的王爷是何人，已经不言而喻。那你和敏敏的要好自然也可为太子爷所用了。”

我听得呆住，我以为佐鹰是因为情难自禁才追敏敏而去，却不料竟是如此，这就是我以为的真心？为什么太阳背后总有阴影？这个权力斗争场里可还有真心？不禁悲哀地问：“佐鹰王子对敏敏可是真心？”

他道：“这重要吗？反正他会永远娇宠着敏敏，凡事顺着敏敏，何必还非要弄明白是真是假？如果假一辈子和真又有何区别？”

我喃喃道：“有区别的，肯定有区别的！即使疼痛我也宁愿要真实，而不愿在花好月圆的虚假甜蜜中。”

他摇头叹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夹杂不清呢？我们是在说佐鹰和敏敏吗？你现在还有心思操心别人？”

我静了一会儿，木然地说：“奴婢不觉得一块玉佩就能说明苏完瓜尔佳王爷真会对奴婢如何，太子爷太一相情愿了。”

四阿哥说：“苏完瓜尔佳王爷刻意当着皇阿玛和满蒙亲贵的面说那么一番话，虽只是一个姿态，不见得真会为你做什么事情，但每个人如何对你却非要权衡一下他的态度。你若嫁了太子爷，蒙古其他部落势必会顾忌一下苏完瓜尔佳王爷，何况现在还有佐鹰王子，未来的伊尔根觉罗王爷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太子爷要你，皇阿玛最后只说‘想再留你一段时间’，把这事儿拖了过去，可也没有完全否决太子爷的请求。你自己琢磨琢磨，谁若现在向皇阿玛要你，岂不是和太子爷抢人？再往深里想一想，皇阿玛最忌讳什么？只怕此举还会引得皇阿玛猜忌他。”他叹道，“谁现在敢娶你呢？”

我傻了半晌，禁不住笑起来，道：“如今是烫手山芋，无人敢要了。”

他道：“太子爷求婚前，你若想嫁人，虽不见得容易，却也没有那么难，可如今，你只能等了。”

我盯着他道：“等？等着嫁给太子爷吗？”

他看着我微微笑了下说：“你既已戴了我的簪子，又说了要嫁我，以后就莫要再想别人了。”

“王爷不肯娶，难道还不准奴婢另嫁？”我问。

他凝视着我说：“只是想找个黄道吉日娶，现在日子不吉利。你不会连这都等不了吧？就这么急着想跟我？不怕进另一个牢笼了？”

我苦笑说：“奴婢怎么觉得苏完瓜尔佳王爷在害奴婢呢？”

他轻叹道：“不见得全是好意，倒也不是恶意，不过这是个双刃剑，用好了，也自有好处。”

我呆了会儿，俯身行礼道：“此次多谢王爷帮奴婢逃过一劫。”

他淡淡说：“我没做什么，是你自个儿病得恰到好处。”

我还想再说，他截道：“回去吧！久病刚好，饮食上多留心。现在面色太难看，我不想娶一个丑女回府。”

我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而去。经过十三阿哥身旁时，他挑眉一笑，我却是对他长叹口气，礼也懒得行，自快步离去。

我如今算是和四阿哥达成了某种协议吗？是否今后他真能为我遮风挡

雨、护我周全呢？信步慢慢踱回住处，刚推开院门就看见立于桂花树下缓缓转身的八阿哥。我心狂跳，忙反手掩了门，靠着门板只是喘气，竟有做贼心虚的感觉，呆了半天才上前请安。

“多谢贝勒爷。”我低头道。

他嘴角带着丝笑说：“太子好女色众所周知，总不能眼看着你跟了这样的人，你即使不跟我，我也不愿你跟着他遭罪。”

我抬头看他，他静静回视着我。微风轻撩着他的袍角，簌簌作响，又吹起我的碎发迷糊了我的双眼。迷蒙泪光中，他的身影越发模糊。我猛然低头俯身行礼道：“贝勒爷回吧，奴婢这里不宜久待。”

他问：“可有后悔？”

我咬了咬唇，抬头盯着他问：“后悔又能如何？你现在愿意娶我吗？”

他转开视线，静了会儿，说：“皇阿玛短期内不会给你指婚的，以后……以后就要再看了。”

我低下头，忍不住扯着嘴角对自己笑起来，他的反应……果然是这样的。

两人默了半晌，他说：“我想问你件事。”

我听他语气慎重，抬头看去，问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他说：“你跟在皇阿玛身边多年，依你看，这次皇阿玛可会拿定最后的主意？”

我想着上次告诉他皇上还是很爱太子爷，本意是要他收敛，他却反倒愈发找机会打击太子，此次若说实话，会不会又有难以预料的后果呢？

我道：“我说的不见得准。”

他笑说：“至少上次被你说准了，的确是‘还很爱’。”

我思索了会儿说：“以前凡是和太子爷相关的事情，皇上总是要么压下不查，要么只是惩治一下其他相关的人，此次却是大张旗鼓命人彻查，而且这三四年，皇上对太子爷感情日淡，忌惮却日增，只怕心中已经作好恩断义绝的准备。”

他嘴边含着丝笑，垂目静静思索了半晌，随即看着我，柔声问：“对自个儿的终身，你如今有什么打算？”

我的打算？我苦笑道：“人生就是一个个选择，当初你选择了放弃，而以后就是我自个儿的选择了。”

他凝视着我问：“你心里有别人了吗？”

我一慌，脱口而出：“贝勒爷怎么总是问奴婢这个问题？奴婢心里有谁，不必贝勒爷操心！”说完立即想打自己嘴巴，怎么自从太子爷求婚后，我就这么稳不住了呢？

他嘴角带着丝笑道：“你打算选择谁呢？不要是老四！否则只会受罪，反倒枉费我如今的一番心血。”

我心内震惊，神色微变，强笑道：“是与不是都与你无关。再说了，你我都知，这件事情是万岁爷说了算，由不得我自己做主。”

他理理衣襟，笑着向我点点头道：“如果你只是听凭皇阿玛做主，那这话就当我说过。”说完，不疾不徐迈步而去。我却是赶忙扶住桂花树才能立稳，他是什么意思？转而又一遍遍告诉自己，我是知道历史的，我的选择不会有错。



十一月二十日，良妃娘娘薨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绘制花样，手一抖，一大摊墨汁溅在了宣纸上，迅速晕染开去，即将完工的莲花刹那风姿不再。

七八日前听说她身子不舒服，请了太医，谁也没当回事，怎么转眼间就去了呢？

突闻噩耗的八阿哥肯定万分悲痛，朝堂上的一切正按自己预料发展，不可谓不顺心得意，额娘却突然辞世，人生喜悲总难预料。

我发了会儿呆，抽出笺纸，提笔欲写，笔锋刚触纸面，八字的一撇都未写全，却又顿住，握着笔，只是默默出神。从阳光满室一直静坐到屋子全黑，心思几经转折，最终长叹口气，搁下笔，将笺纸揉成一团，随手丢了。

待得一切冷落，宫中的人不再议论此事时，已经是一个月后。我这才敢来良妃娘娘宫前。

茫茫然地立在良妃宫外，看着深锁的院门还是觉得一切那么不真实，这就人去宫空了？凝视着夕阳余晖下的殷红宫门，脑中却是一树洁白梨花，不禁喃喃诵道：“万化参差谁信道，不与群芳同列。浩气清英，仙材卓犖，下土难分别。瑶台归去，洞天方看清绝。”

忽听得皇帝经过时清道的鞭响，忙退到墙根跪在地上。不大会儿，一队太监侍卫环绕着康熙从主路上过，康熙身后跟着太子爷和十四阿哥。

经过良妃宫前时，康熙忽地脚步一顿遥遥目注向这边，身前身后的人都赶忙随他停下来，可众人脚步还未停稳，康熙又已举步而行，众人又赶忙提步，呼啦啦地一时颇为凌乱。

原来这就是帝王之爱，不过是一瞬间的回眸。或是他们肩头担负太多东西，因而必须有常人难及的坚强，一瞬间于他们而言已代表很多？

本以为已经躲过，我正打算爬起来时，一个太监快跑着过来，一面请安一面道：“万岁爷要见姑娘。”我忙随他追赶而去，心中暗叹，被看到了，不知道是哪个多嘴的家伙说的。

随着康熙一路进了暖阁，玉檀奉完茶后，康熙才看着我说：“太子说跪在侧墙根的是你，还真是你。”

我忙跪下回道：“往年曾去良妃娘娘宫中帮忙绘制过花样，良妃娘娘对奴婢所绘制的花样满口称赞，今日恰巧路过，就忍不住驻足磕个头，也不枉娘娘当年的一番错爱。”

康熙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起来吧。”我忙站起，恭立在一旁。康熙对太子爷和十四阿哥说：“朕有些累了，你们跪安吧。”

太子爷和十四阿哥忙站起行礼，康熙吩咐道：“胤禛，得空多去看看胤禩，劝劝他固然是伤心，也要顾全自个儿身子。”

十四阿哥忙应是，太子爷却是脸色难看，狼盯了十四阿哥一眼，率先退出。

李德全打了手势，我们都迅速地退出来。我正往回走，忽见十四阿哥等在路边，心里不禁觉得有些可笑，这人对我已经大半个月神色冷淡，怎么今日又有话说了？上前给他请安，他叹道：“说你无心吧，你却在良妃娘娘宫前踟蹰，说你有心吧，八哥自娘娘薨后，就一直悲痛难抑，辍朝在家。身子本就不好，如今更是脚疾突发，行走都困难，就是其他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致哀劝慰，你却面色淡漠，恍若不知，一句问候也无，你就一点儿也不顾念八哥平日对你的照顾？远的不说，就最近的这一次，若非八哥，你现在只怕已在太子府了。若曦，你可知道八哥有多寒心？”

我默默出了会子神说：“十四阿哥，你可曾尝过相思滋味？那是心头的一根刺，纵然是对着好花圆月、良辰美景，却总是心暗伤、意难平！如今我是不可能跟他的，以前只是自己的原因，现在却是形势不由人。娘娘薨前，我曾问过他如今可愿意娶我，他回说要再看，其实他虽没说明，

可我心中早就明白，他如今不可能娶我的。既然两人已经不可能，何必再做那些欲放不放的缠绵姿态撩拨他，让他心中一直酸痛。如今他越寒心，却越可以遗忘，我宁愿让他一次狠痛过后，忘得干干净净，从此后了无牵挂！”

他喃喃说：“心头刺？”低头默了一会儿，道，“道是无情却有情，如果你愿意等，还是有可能的。”

等？等着他当太子吗？我苦笑着问：“是我愿意如何就可以的吗？万岁爷能让我一直等吗？说句真心话，我真愿意谁都不嫁，就一个人待着呢！可万岁爷能准吗？”

十四阿哥静了半晌，问：“你能忘了八哥吗？”

我淡淡说：“已经忘了。”

十四阿哥苦笑几声道：“原来这就是‘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’，倒是我痴了！罢！罢！罢！今日既已说清，从此后我也算搁下一桩心事。”

我沉默地看着他，他肃容道：“日后究竟什么个情形，我也拿不准。从现在起，一定要谨慎小心，凡事能避就避，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可小可大，再不可出现今日这种被人揪住错处的事情了。人被逼入穷巷，反扑起来不择人的。万一被波及，我们也不见得能护你周全。”

我认真地点点头：“听明白了。”

他挥挥手说：“回去吧！”说完转身自去了。

我凝视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满是迷茫，将来我嫁给四阿哥后，该如何面对他们呢？十三阿哥试探我，也只是用九阿哥，如果换成十阿哥、十四阿哥，我还能利落地说出又打又罚的观点吗？想到十三阿哥，就又想起他被监禁十年的命运，即使知道最终结局是好的，仍然心情沉重。再过几日就是新年，却只是满满的压抑。



其他宫女都在喜气洋洋地过节，我却无法投入，知道前面风波迭起，不免总是担着心事，内心深处又一直在恐惧康熙给我指婚，好多次都从结婚拜堂的噩梦中惊醒。梦里有时是太子爷，有时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猥琐男子，醒来时就赶忙庆幸原来只是梦，可接着却是满心的悲哀和恐惧，大睁

双眼直至天亮。我如今是疲惫不堪，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

“怎么在雪地里发呆？”不知何时站到我身后的四阿哥问。

我头未回，随意说：“哪有发呆？我是在赏梅。”

他走到我身旁，道：“原来梅花都长到地上去了，要低着头赏的。”

我笑着侧头看他，他问：“琢磨什么呢？”

我愁眉苦脸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琢磨着王爷究竟什么时候肯娶奴婢。”

他道：“说这些话，脸都不红，真是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女子。以前不肯嫁，现在却如此急着嫁。”

我接道：“以前是以为有别的盼头，现在宫里日子越发难过，又要怕这个，又要怕那个，所以想着索性找个小院子赶紧把自个儿圈起来，岂不比宫里安全省事？”

四阿哥目光冷冷地看着我，我心里有些畏惧，试探地问：“奴婢说错了什么了吗？”

他撇开目光说：“不是人人都喜欢听真话的。”

我想了想，真心地说：“女人天生都会演戏的，假话奴婢也会说，王爷若想让奴婢扮柔情万种，我愿意演这场戏。可我觉得王爷是宁可听真话的，即使它会伤人。”

他听完嘴角溢出丝笑，眼中清冷俱散，柔柔凝视着我，微微摇了下头，忽地伸手从我头上抚落了儿瓣梅花。我看着他难得一现的温暖，心神有些恍惚，定定站着，由着他的手抚过我的头发，又缓缓落在了脸颊上。

“簪子呢？”他一面轻弄着我耳旁的碎发，一面问。

我这才回过神来，侧头避开他的手道：“会被看见的，在屋子里呢！”

他收回了手：“今年的耳坠子也在屋里躺着？白费了我的心思。”

猜到你迟早会问，早有预备。我扫了眼四周，从领子里拽出链子，向他晃了晃，又赶忙塞回去，道：“戴着这个呢！”

他唇角含笑地看了会儿我，问：“若曦，你真明白自己的心吗？太多畏惧，太多顾忌，整天忙于权衡利弊，瞻前顾后，会不会让你根本看不分自己的心呢？”

我“啊”了一声，懵懵地看着他。他看了我一小会儿，猛地伸手在我额头上重重弹了一记爆栗。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忙捂着额头，敢言不敢怒地看着他，委屈地叫道：“很疼的，干吗打我？”



他扑哧一笑，摆摆手说：“赶紧回屋子，守着暖炉发呆去吧。”说完，提步而去，走了几步，回头看我还呆愣在原地，喝道：“还不走？”

我忙向他俯了俯身子，转身向屋子跑去。

回了屋子，坐在暖炉旁，抱着个垫子，开始发呆。问自己，我看不明白自己的心思？我的心思是什么？他难道能看明白我的心思？其实我需要看明白自己心吗？我更需要的是如何在这个风波迭起的宫廷中保全自己。

眼光低垂时，瞥到腕上的镯子，心里蓦然阵阵酸楚，已经两个多月未曾见过，他的哀恸可少了一点儿？发了半晌呆，忽地扔掉垫子，开始撸镯子。人心本就难懂，我不能看得分明，但是决定我却是一定要做的，这个倒是可以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

手弄得只是疼，却仍旧摘不下来，忽想起玉檀说过，用油抹腕会容易取下镯子。忙走到桌边，倒了桂花油出来，折腾半天，直到皮肤被撸得发红，一碰就痛时，镯子终于被我摘了下来。原来割舍是如此不易，会疼痛。

看看自己空落落的手腕，再看看桌上孤零零的镯子，更是心痛，原来生命中有太多东西都终会随着时间而流逝。忍不住狠狠掐着自己发红的手腕，阵阵疼痛传来，脸上却是一个恍惚的笑。

不管多么不舍，多么疼痛，从此后我却必须放弃得一干二净，否则将来是害自己更是害他。一个皇位已经足够，不需要我再去增加仇恨。

元宵节前，我就把镯子揣在了身上，可直到元宵节过完好久，眼看着已经要四月，八阿哥却仍然辍朝在家。自个儿暗自琢磨了会儿，想他如此做，心情和身体的原因固然居重，但应还有其他因由。一则为了避嫌，毕竟一废太子时，他深受其祸，这次精心布局二废太子，他为了避免一招不慎又招祸患，不如索性辍朝在家，避开一切。二则，大清以孝治天下，八阿哥此举也未尝不是为自己博取贤名，以获得读书人的好感。

既是如此，只怕他短时间内仍然不会进宫的。想了想，只好劳烦十四阿哥了。一日，留心看只有十阿哥和十四阿哥一起，忙急急追了过去请安。

请完安后，我一面和他们笑谈，一面给十四阿哥打手势，示意他让十阿哥先走，十四阿哥却朝我直皱眉头，表示帮不上忙，让我自个儿想办法。

我只好讨好地看着十阿哥，赔笑道：“你可不可以自个儿先出宫去，我有话和十四阿哥说。”

十阿哥气道：“用着我的时候，就和我有话说，用不着我的时候，就